

黄梵 主编

海外名家散文丛书

白纸的 传奇

王鼎钧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海外名家散文丛书 黄梵 主编

白纸的传奇



王鼎钧
著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纸的传奇 / 王鼎钧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319-7

I. ①白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9419 号

书 名 白纸的传奇

著 者 王鼎钧

责任编辑 黄小初 黄孝阳

特约编辑 汪 旭

文字编辑 聂 斌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5

字 数 19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319-7

定 价 3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〔推荐序〕

王鼎钧与《白纸的传奇》

黄 梵

每次和先生通信，我都怀着敬重称先生为“鼎公”。初次习得此称谓，是从宇文正女士的来信中。那是2011年10月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联合报副刊主编宇文正女士的邮件，她字里行间流露的语气十分罕见，惊讶的程度不亚于考古学家有了新发现。她迫不及待地告诉我，王鼎钧（她接着称呼先生“鼎公”）给联合报发来一篇短文，盛赞我刚刊在联合报的《新诗50条》，她打算在“回音壁”栏目刊出。对我，“王鼎钧”三个字并非陌生，它们不时出自友人之口或阅读的文章。由于“海峡”依旧横陈于网络，借着一些台北友人的来信，我才得知因我那篇拙文，竟有那么多台湾读者在“脸书”上争论得脸红脖子粗，可惜我无缘一睹那样的“盛况”。更没想到，先生及席慕容女士都对拙文大加称赞，他们或撰文或在各地演讲中频频引用，令我感念不已。

当然，还是靠宇文正女士牵线，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，才冒冒失失与先生通起信来。先生的第一封来信就吓我一跳，我学宇女士称先生“鼎公”，先生落款竟自称“弟”。先生的自谦如一瓢冷水，把我彻底浇醒，原来先生心里是有神的，不似我等无神论者，成天一副目空四海的样子。读完《老年的喜乐》一文，方知先生早已明察我辈的作派，是英雄年代的遗害，先生端坐在圣贤年代，与我辈隔着茫茫岁月。心中有神才懂有限，我等莫名其妙觉得自己大得世界都装不下，面对先生不动声色的自谦，怎能不汗颜？待我读完先生的新书《白纸的传奇》，更是大跌眼镜。藉着《今天我要笑》，先生透露了“鼎公”的缘起。原来“鼎公”是当年同事送先生的绰号，表示“表情呆板，说话也没什么趣味”。读到这里，我顿感脸红，自己怎会如此糊涂？竟把心中偌大的敬重，装进了这充满贬义和调侃的称谓？我久久凝视着这本书，转念一想，又心安理得起来。

语言原本就是活的，人们是在使用中撷取字的含义，宇文正们力求用“鼎公”，准确无误地表达敬重，说明这绰号的内涵，早已由逗趣迁向敬重，这再次证实了希腊人的先见：诗歌是对世界的重新命名。先生是诗人无疑！先生的慧眼只要掠过往事，乱世便显出土崩瓦解中的诗意。比如，我从没见过有人能把书生对白纸的感情，写得那么深厚迷人，乱世中的一张白纸，足以支撑一个书生的世界，写得那么有说服力。《白纸的传奇》就这样帮我们重新命名了白纸。能重新命名的人，只能是诗人。鼎公用文章重新命名事物，这些文章也重新定义了“鼎

公”，这就是诗意结出的果实。不必非得写分行文字，鲁迅就没写过白话分行文字，谁能说《野草》不是诗？若非讲究诗的形式，《白纸的传奇》中倒真还有，譬如《另外“十句话”》、《百感交集》、《话丝与话丛》中的分段文字，难道不是分段的散文诗？有时先生写得像意象诗：“在气象雷达幕上，地球像个中风的脑子”、“鸟在空中书写，被云抹掉，但是鸟说它画出晚霞”、“语言有时是金币，有时是零碎的角子。文学的语言多半是变体邮票。”有时写得像哲学诗：“‘自由人’需要鸡蛋，却认为蛋壳多余”、“谣言是一种变形批评，平素不满，借题发挥”……那个名震世界的诗人哲学家尼采，不就是靠着这样的生诗之笔，令哲学换了河山吗？

说到诗意，我很是佩服先生的转化魔力。先生在《鸳鸯绣就凭君看》开头，先表达了日记被偷窥的担忧，在那样的乱世，日记被偷窥轻则影响前途，重则可能惹来杀生之祸。当先生果真发现有人偷窥，比如，日记本故意被粘住的两页，被人分开了，或纸页中央故意撒的土，滑到了装订线的夹缝里，先生反倒鼓励自己写下去，因为“只有他对我如此关心，倘若一连多日不见他留下指纹脚印，反而有些想念。”乱世中那无法满足的乡愁，对亲人的思念，竟藉着一个偷窥者的定期造访，得到望梅止渴的一点缓解，那一丝跃然纸上的酸楚，怎能不动人？先生继续写日记的另一理由，更是撼动我心，“平日做事，他必定先问自己这件事他能不能写在日记里，如果需要隐瞒，他一定不做。”换了我等，恐怕做还是要做的，但一定不写。做才写，

或能写的必须能做，这是何其圣贤的境界，先生年轻时就敢如此要求自己，我等只能甘拜下风，再气盛的潇洒也悲喜成空。对言行早已分离的我辈，先生的提醒不止是甘露，更是祈祷。仅从一道缝隙，就能窥见天空的美丽与广大，这是先生文章具有的透视魔力。我自诩有过七年的西北生活，秦岭不知路过多少回，但读到先生的《秦岭看山》，我折服不已。说实话，我不止坐车绕过那高高低低的盘山路，也走过那弯弯绕绕的羊肠道，这些趟折腾下来，境界只抵先生在文末斥责的寒山：“寒山越秦岭，走襄阳，秦岭不提一字，糊涂。”先生的“看”非同寻常，像画家看出山有皴法，像诗人看出山上洒着李白的月光……我记忆中的转瞬即逝、匆匆一瞥，都成了先生眼中的诗意与画趣。他看到我没看到的，娓娓道出，令我仿佛找回了丢失的记忆，真是神奇。

读先生的文章，要想打盹都不容易，纯东方的文体魅力自不待言，作为一个写诗和小说的晚辈，我大致看出一点神奇功法：先生善写意象、比喻、人物和故事。写意象、比喻本是诗歌的魔法，写人物、故事本是小说、戏剧的基业，但先生统统搬来为散文所用，人们常说混血儿聪明，先生用各种体裁真混血出了大聪明。《白纸的传奇》中的白纸，《秦岭看山》中的山，《鸳鸯绣就凭君看》中的日记，《我是怎样离开中国的》中的路途，《向绿芽道歉》中的郁金香等，莫不是意味深长的动人意象？加上文中俯首即是的妙喻，更令文章成了妙句的集锦，摘不胜摘，譬如“养子如种树，养女如种花”“养子如铸

铜，养女如烧瓷”（《爱儿子、疼女儿》），“山成群成簇，也有主有从，好像一个大领袖统率许多小领袖”（《秦岭看山》），把它们放进诗歌，一样是醒脑的妙诗。散文易碎、松散，但先生搬来塑造人物、讲述故事的小说、戏剧技法，叫它凝神，譬如布施迷阵的悬念，戏剧性的情节，意味深长的对话，充满哲理与自省的独白，第一人称和全知视角的转换等等，这些在《白纸的传奇》、《这样那样，渐渐长大》、《汉江，苍天给我一条路》、《一日是师，缘起不灭》、《孩子》等篇什，体现得洗练、完整。

先生的文章还屡屡勾起我写散文的冲动，这冲动一定普遍，不说会蔚然成风，至少一些读者会跃跃欲试。为什么？掩卷三思，最深切的感受是，原来散文还可以这样写！这种感受酷似当年读博尔赫斯，正是“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”的感受，令我斗胆写起小说。读者也许听说过文章的真谛“法无定法”，但满目见到的散文，无不中规中矩，与小说、诗歌、戏剧泾渭分明，未见有胆大的践行者。先生仿佛深谙春秋战国的合纵连横术，挽寓言，恋诗体，留日记，兜揽断章孤句，又混杂小说、戏剧、诗歌的血统，真担得起“条条大道通罗马”的豪气，这样的“法无定法”，特别适合打通大陆体裁通路上的血栓，大陆读者一旦遭遇，必有醍醐灌顶的醒悟，一些人追随先生开辟的散文新路，将是不可避免的幸福事。

2014年3月7日

写于南京六合里

〔代序〕

九派文评尝鼎鼎 一家史论试衡钧

——王鼎钧散文比较论

单正平

开放初期，大陆学术界主要关注港台文学，其余地区的华文文学一般被认为水平不高，相对忽视。二十世纪六、七十年代以来，从台湾和大陆旅居海外的作家如於梨华、白先勇、高行健、北岛、孔捷生、郑义等等，从居住地“出口转内销”，影响到国内，也有出国前默默无闻而在国外获得成功的作家，如哈金、张戎等，更有先出国发展而后又回国继续从事创作者，如曾旅居荷兰的诗人多多，曾旅居美国的作家达理夫妇，最新现象则是所谓“80后”的留学生，已经在国内文坛崭露头角，如迪安等人。迅猛的全球化进程，对传统的国别文学史写法构成巨大挑战，我们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，继续书写无视海外作家的中国当代文学史。不能想象无视金庸的中国武侠小说史，

无视余光中的中国诗史，无视白先勇的中国小说史，无视王鼎钧的中国散文史。

然而王鼎钧何许人也？此公在台湾和海外的影响不亚于余光中、董桥，在大陆则仅为熟悉台湾文学的研究者和少数散文爱好者所知，虽然上世纪九十年代王鼎钧作品开始在内地出版，但知者少，影响微，部分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学教师也不知其人其文。在资讯高度发达时代，优秀精致文化作品被垃圾淹没的现象一直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，对此“后现代景观”固不必大惊小怪；然视若不见，无动于衷，也绝非正常。

讨论王鼎钧散文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，首先须作比较。就本人所见，这方面研究似乎有欠缺。本文将王鼎钧置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散文大格局中，看他与上一代“主流”散文家有何不同。从前代看王鼎钧，他有何贡献？从王鼎钧看前辈，他们又有何局限？如此互相映衬，或可加深我们对过往散文名家和健在的王鼎钧先生的理解。

现代散文，较有代表性的，我以为大体可分为八类：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思想启蒙散文，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批判散文（杂文），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个性抒情散文，以林语堂、钱钟书为代表的幽默散文，以梁遇春、何其芳为代表的唯美散文，以许地山、丰子恺为代表的佛禅散文，以梁实秋为代表的闲适散文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怀乡散文。本文以这八类作家为参照，试图在极有限篇幅内，概括王鼎钧散文有别于前人的一些特征。难免浅尝辄止，见笑于大方之家；力求管中窥豹，不妨作献芹

之想。

一、风格：周作人素朴，王鼎钧精致

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启蒙散文，追求深刻丰富的思想意蕴，在形式上刻意强调与传统古文特别是八股文的对立性差异，极力追求章法结构上的无意经营和文字上的口语化，形成平淡朴素自然的风格。王氏散文的社会影响自然无法与周作人相提并论，从思想史地位看，周更是时代的巨匠，而王氏不过是受他影响的晚辈。但王鼎钧的人生书，强调以寓言、故事的方式表达思想，文字精警，此点为周作人散文所少有。“‘我的人生观’，这个题目在年轻时是个梦，在年老时是本账；在年轻时为一望远镜，年老时为 X 光片；年轻时为一问号，年老时为一句号。”“糖尿病的治疗，是以病者与病共存为基本。所以不要希望有人能够彻底改造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患的正是糖尿病。”这样的精警名言，在王鼎钧散文中所在多有，最能体现他的思想悟性之高妙。知堂老人于地下，读了恐怕也要叹一句：后生可畏哉！王鼎钧的散文特别讲究章法结构，追求散文具有一定的戏剧性效果：伏笔、悬念、冲突、突转、结局，都能见出作者的匠心。他本人也以此自豪，说自己很早就努力“将小说戏剧技巧溶入散文”。虽然自古以来，中国散文与小说彼此间没有绝对清晰界限，所以才有散文化小说和小说化散文之说，但像王鼎钧这样自觉努力将多文体融合成新散文者，在现代散文史上堪称第一人。如果苛求古人，我不得不说，周作人散文在文体

上有明显缺陷，而其根源则在把“我手写我口”的白话文主张推向极端，造成缺乏鲜明美感的不文之文，无文之文——青年人多不喜知堂文字，原因在此；老年人推崇知堂，原因也在此。

二、态度：鲁迅严苛，王鼎钧宽容

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人，其巨大历史影响无人能及。鲁迅散文包括杂文和《朝花夕拾》、《野草》那样的狭义散文两部分。他的杂文类散文影响最大，鲁迅自己将其性质确定为匕首投枪，是用来进行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；其他散文中则有不少表现了鲁迅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。总体上看，韧性的战斗精神，高度敏感的受伤害意识，对一切敌人绝不宽恕的决绝态度，无比深广的虚无绝望意识，是鲁迅散文的精神实质所在。但王鼎钧如是说：“有大爱，有小爱，最大的爱就是爱仇敌。人若能爱仇敌，他就能爱一切人。”他相信：“总该有一种力量可以消灭丑恶肮脏而又残忍的东西。天上地下，总该有个公理！”“去欣赏人，去和我们的同类和解，结束千日防贼，百年披挂。”“永远永远不要对人绝望，星星对天体绝望才变成陨星，一颗陨星不会比一颗行星更有价值。”鲁迅先生若在今日读到这文字，会作何感想？他还会坚持不妥协不宽恕怀疑一切的精神吗？更进而想，假如鲁迅先生能像王鼎钧这样，在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冲突中执笔作战相当长时期后，置身事外，寄命异邦，以更超然的眼光看世界、看祖国、看人类、看故乡，他还会有那样的失望、愤怒和决绝吗？无可讳言，鲁迅的遗产正如他自己所

说，是有毒素的，这毒素其实就是仇恨和绝望。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仇恨心态，不能不说与鲁迅的影响有关。就此而言，推崇鲁迅文学成就的王鼎钧，其散文中的大爱精神和坚定信仰，当然可以也应该成为化解仇恨的解毒剂。

三、自我：郁达夫放纵，王鼎钧克制

浪漫主义、狂飙突进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。而“文学是作家的自述状”这一浪漫主义信条在中国的知音之一，就是郁达夫。他几乎所有的散文甚至包括小说，都是他本人经历和心理的自述。来自十九世纪欧洲的这股西洋风和始于明代的个性解放潮流相遇和，成就了郁达夫的抒情散文。“酒醉鞭名马，情多累美人”的传统名士作风，加上脆弱敏感，自怨自恋的青春心理，形成了他特有的颓废伤感风格。王鼎钧散文也是他的自述状，但他真正的自传只有几句话：“一生流亡，阅历不少，读书不多，文思不俗，勤奋不懈。”他大量的回忆文字，如钱钟书所说，其实是在为他人立传。这个“他人”总体上就是故乡。故乡是什么？“所有的故乡都从异乡演变而来，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。”王鼎钧的自述传其实就是现代中国的历史，是家乡的历史，是那些所有他接触过的人的历史。他甚至认为他的乡愁也是“浪漫而略近颓废的，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”。但实际上，他的回忆性散文中，并不张扬表现自我，伤感容或有之，颓废则未尝见。他把自己融化在对故乡的亲人、故旧、风俗、山水的回忆和想象中，他不写自己，才更有自信：

“并非星多使月球减色，而是月先黯淡失辉，星芒才纵横自如。有为之士在风雨如晦的时代看星，更该想到这一点。”王氏散文的坦诚自在，给读者以积极向上的极大鼓舞。

四、才情：钱钟书恣肆，王鼎钧内敛

以林语堂、钱钟书为代表的幽默散文，深受英法近代散文随笔影响（郁达夫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散文就是受英国散文影响而产生的），强调知识、趣味和对人生世相温和的调侃讽刺（虽不无尖刻，但不像鲁迅那样攻击诅咒）。王鼎钧不刻意制造幽默与趣味，更追求含蓄蕴藉又正大明快的风格，他不以显示渊博知识为务，也无露才扬己之弊，他文章中的智慧更多来自民间传统特别是宗教（如《圣经》）经典。灵感来时，其机智隽永也不在林、钱之下：“婚姻，使诗人变商人，商人变诗人；使悲观者乐观，乐观者悲观。”“在真实的生活中，结局往往是盘中的残食。”林语堂、钱钟书散文的读者以知识阶层为多，王鼎钧散文的读者则相当广泛，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海外，也无论老年还是中年青年，华人大都能接受他的文章。因为他散文中的乡土亲情，传奇经历，儒家气概，基督精神和现代人生体悟，具有阅读意义上的“广谱”效果，能适应众多不同“期待视野”的需要。

五、审美：何其芳柔弱，王鼎钧刚健

以梁遇春、何其芳为代表的唯美散文，深受十九世纪唯美

主义影响（以《画梦录》为代表）。中国唯美主义散文强调王尔德式的艺术、死亡与美的三位一体，再加上对魂灵、梦境的迷恋，遂将传统诗文特别是叙事作品中的阴柔之美发挥到了极致，产生所谓“超达深渊的情趣”。但同时也有失之于苍白柔弱的局限。王氏也写爱情、死亡和美，他甚至一定程度也认同唯美主义的理念——“艺术太美，人生太丑，艺术太庄严，人生太猥琐”，但他同时也断定“艺术太无用，而人生的实际需要太多”。他对艺术的地位与功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，而这种认识正是传统儒家艺术观与唯美主义美学的最显著差别。我们在《红头绳儿》、《青纱帐》等篇章中看到的死亡毫无伤感苍白，相反却充满热烈温暖之美。王鼎钧推崇莫言小说，就是因为莫言小说所表现的那种强悍的生命意识，引起了他这个海外老乡的强烈共鸣。王鼎钧散文的美是正大之美，壮阔之美，阳刚之美，纯厚之美，这种美，是山东文学艺术最鲜明的特色之一。

六、信仰：丰子恺超脱，王鼎钧积极

就宗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而言，佛教无疑最为重要。但佛教清净无为消极遁世的态度，与现代中国救亡启蒙的历史要求也最为抵触，最为入世的儒家正是“五四”要打倒的敌人，而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却因为与西方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侵略具有不解之缘而在上世纪二十年遭到极强烈的抵制和排斥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以许地山、丰子恺为代表的佛禅散文，成了五色杂陈的现代散文百花园中一簇最为素净的花朵。这些散文

满足了中国人在战乱动荡时代渴求心灵宁静的需要，其价值是：在宁静中发现生活和生命的乐趣可爱，进而表达超脱自在，无为出世的冥想玄思。王氏的奇特之处在于，他出生在对基督教排斥最剧烈的地方和时代——一九二五年的山东，却在少年时代就皈依了基督，而且终生不渝。他的这种信仰选择，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。他说：“哲学不能代替宗教，美育也不能代替宗教，因为哲学和艺术里没有神。有神，才有至高的榜样，才有可依赖的价值标准。”他断然说，“作家就是有神论”。上帝之爱，上帝之伟大宽容，乃是王鼎钧散文的灵魂和情感根基。王氏亦受佛家思想影响，他能看透——“时代像筛子，筛得每一个人流离失所，筛得少数人出类拔萃”。但不刻意做超脱状，而强调有为人世的儒家精神——“每一个学生都在父母面前受到严厉的告诫：科举并没有真正废除，社会上有各种名称的新科举，也就是说，种种的挑战和考验，等着你我拼命。它也值得我们拼命，否则，人生将没有意义。”数亿中国父母读到这些文字，岂能没有共鸣？他说：“对于我来说，以后的人生不知道会是怎样，接下来的路无论是坎坷或者崎岖，我都会抬起头，正视前方，勇敢而自信地向前迈进，让脚印留在身后。”数亿中国学生，应当以此为座右铭！

七、趣味：梁实秋冲淡，王鼎钧浓烈

中国现代散文还有另外一派，那就是以梁实秋为代表的闲适散文，将人生道理与趣味均寄托于衣食住行的细微末节之中。

在周作人鼓吹下，现代中国不少人推崇晚明小品，张岱、袁枚、李渔谈声色美食的文字及其人生作风，颇受青睐。前有梁实秋，稍后则有张爱玲等人。他们主张文学的独立，艺术的趣味，尤其反感以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来指挥或限制文字，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，就是抗战时代最典型的“私人写作”。王氏散文着眼处多为人生大感情，大事件，梁实秋那种寄情于物的趣味甚少成为他的写作选择，除非它是故乡的象征。其原因大约有二：王鼎钧虽出身并不贫穷的耕读之家，但少年即在战乱中流亡求学，艰难险阻的经历使他无法有梁实秋那样的雅兴。他出生乡村，信奉基督教，闲适优裕乃至奢侈的生活与他的信仰人生态度相对立，他没有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，因此也就不可能对此津津乐道形诸笔墨。相对于梁实秋，他的散文，乃是地道的平民散文。

八、故乡：沈从文写实，王鼎钧想象

最后要说的是沈从文为代表的怀乡散文。少年时代的王鼎钧就对沈从文极为仰慕钦佩，并以沈为榜样。应该说，二十年代作家中，与王鼎钧精神最相契的就是沈从文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都对故乡满怀深情。王鼎钧说沈从文的《边城》是“当年独立于意识形态的帅旗之外的一个异类”。我们也可以说王鼎钧散文，是独立于当今流行文风，媚俗潮流之外的一个异类。沈和王都以故乡为最重要的写作物件。但两者有明显不同。沈从文是把故乡山水人情当做与现代都市腐朽丑恶世相相对立的一